讀論質疑

讀論質疑

目錄

敬忠以勸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八佾舞於庭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射不主皮

爲力不同科

哀公問社於宰我

犂牛之子

不有祝鮀之侫而有宋朝之美

夫子失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

哉

自行束脩以上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五十以學易

詩書執禮

謂之吳孟子

東首

山梁雌雉一節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鯉也死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浴乎沂風乎舞雩

吾與點也

去兵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子路無宿諾

不可以作巫醫

桓公九合諸侯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作者七人矣

子路宿於石門

君子固窮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辭達而已矣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

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鄉原德之賊也

齊人歸女樂

楚狂接輿

虞仲

擊磬襄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讀論質疑

東吳石韞玉著

道千乘之國

馬注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國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

包注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按方田法積尺以爲步積步以爲里當阡陌未開之時田制廣狹一成而不可變故三代之所損益度有長短而田無盈朒逮七國以後經界既多不正而權度量衡又更古法如王制所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云云可見漢尺與周尺迴殊而阡陌亦非成周之舊矣馬氏包氏二說皆執載籍而懸擬之其實未必合於周官

之法故朱子亦無折衷總以千乘爲大國則無疑義耳

則以學文

馬注曰文者古之遺文疏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朱子集注曰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詩書而外別有六藝則指禮樂射御書數而言矣按春秋明王道聖人假年學易二者皆非弟子所能而射御書數正幼儀之事當從朱注爲是

學則不固

孔注曰固蔽也疏謂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

强識則不固蔽也

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

固識其文理

朱子集注從後說然玩兩則字有平列之勢

孔說爲長

父母惟其疾之憂

馬曰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疏曰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

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貽憂于父母也

朱子集注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與舊說不同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以爲忘孝之道此正是體父母之心爲心者也武伯生于世祿之家或有縱情聲色盤樂田漁之事故夫子告之如此馬說似支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包注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

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

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

朱子集注從後說按經文皆能有養能者犬

馬之能也禮曰左右就養無方養字之義原

兼服勞而言犬馬為人服勞謂之能養何為

不可人即不能養其親亦何至遂有豕交獸

畜之事聖人斷不為此不倫之擬矣

攻乎異端

按舊說皆以攻為專治之意愚謂不然攻為

攻伐之謂卽鳴鼓而攻之義夫世之有異端猶人之有疾病人之元氣充滿雖有風寒燥濕隨感隨發必不至於戕生若病機未萌而先以藥石攻之病未除而元氣先受其害聖人之於異端亦復如是但勤我修齊治平之業雖有異端亦無從爲害於當世故夫子見老子而有猶龍之歎非不能攻也恐攻之而成害也孟子不知此意極力以攻楊墨卒之楊墨未能攻去而變本加勵轉流爲佛老之教滋蔓以至於今此夫子之所謂害也蓋與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一章同意

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明太祖亦同此意閻百詩作四書釋地引之愚以爲尚知其一未知其二惟羅泌路史發揮之論曰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有甚也云云冣得聖人之心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
民服其上也舉邪枉之人用之廢置諸正直
之人則民不服其上也
朱子集注曰諸衆也正宗邪旨唯王氏困學
紀聞曰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
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
非枉之所能服也以諸字爲之於二字解正
與舜有天下舉臯陶湯有天下舉伊尹之義
符合其義較長

敬忠以勸

以與也古通用觀昌黎之文如此此甚多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包注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

朱子集注曰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

也則以孝乎二字截句按書君陳之篇曰君

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並無孝乎

惟孝之語當從朱注爲是

八佾舞於庭

馬注曰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疏曰八人

爲列八八六十四人者杜預何休說如此其

諸侯用六者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旣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杜之說

朱子集注曰每佾人數如其佾數亦宗杜說

惟顧氏左傳杜解補正引宋史傳隆之言以舞以八人爲列其說甚詳且確茲附於後

顧寗人左傳杜解補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

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愚又考楚辭招魂篇曰二八齊容起鄭舞些大招篇曰二八接武投詩賦只亦八人爲列之證也顧說爲是舊疏不可從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疏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

按邢氏泥於中外之說故有是論其實悖於聖人之旨夫夷狄亦何常之有孟子謂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則所謂蠻夷戎狄者不過東南西北之異名楊子曰在夷狄則進之正合夫子春秋之旨豈曰夷狄之有

君尚不如諸夏之無乎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此正夫子居夷之意較舊說爲優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馬注曰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一句逸也

朱子集注以三句皆爲逸詩而馬以末一句爲逸詩蓋章刪句句刪字之說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孔注曰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按僖公逆祀一入廟即見何待既灌之後乎朱注以爲既灌之後浸以懈怠而無足觀於義爲優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孔注曰奧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朱子集注則以奧喻君以竈喻權臣與孔說大同小異而非其旨按竈有常神奧爲虛位奧所祀之神卽竈神也安得析奧與竈而兩

屬之乎唯崑山顧氏之說爲得解附錄於後
顧寧人曰知錄曰奥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
而祭於奥此卽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
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
時也注以奥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
而二之未合語意
射不主皮
馬注曰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
容也疏謂古者射禮張布爲侯而棲熊虎豹
之皮於中而射之射有五善焉不但以中皮

爲善亦兼取禮樂容節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爲善故孔子抑之

朱子以主皮爲貫革閻百詩辯之曰陳氏禮書有主皮之射有貫革之射析爲二主皮之射四字見鄉射禮貫革之射四字見樂記各不相蒙而集注以貫革解主皮恐非按古者射以觀德不必貫革并不必主皮也此正是尚德不尚力之徵蓋貫革以力卽主皮亦以力也孟子所謂其至爾力者是也不至則何由中乎若夫不主皮但取其志正體直合乎

禮樂之節而已

爲力不同科

馬注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疏謂古者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强弱無别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

朱子集注曰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草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則

以兩句合爲一事似不如舊注之長

哀公問社於宰我

疏曰謂用其木以爲社主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以爲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爲宗廟主今所不取

管氏有三歸

包注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疏謂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

劉向謂管仲作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注

據之按三歸之義不可知而其爲臺名必非
無據若夫娶三姓之女禮大夫之家原有貴
妾不可爲不儉之證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疏曰適厚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
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
相親也
按此節舊注指天下之人說朱注指天下之
事說夫炎而附寒而去鄉黨自好者不爲何
足爲君子辯乎朱說長矣

瑚璉也

包注曰夏曰瑚殷曰璉疏曰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則夏名璉殷名瑚而包咸鄭康成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按名物象數之說皆出漢儒後之學者以其去古未遠一切宗之豈知經籍遭秦燼之餘零落殆盡無論注釋不足據即明堂位亦未可盡信總之疑以傳疑可耳不容以臆說曉

嘵致辯也

無所取材

鄭注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

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

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

古字材哉同

朱子集注曰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

也按此正與是道也何足以臧同一轉語古

文多通用易財成天地之道以財爲裁則此

以材爲裁亦何不可

宰予晝寢

韓愈論語筆解作畫寢言繪畫其寢室也

按此說可以廣學者之異聞耳未足據以爲是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與天道其理雖甚深微然子既言之則何不可聞之有此蓋孔子既歿之後子貢追想言之所謂文章即指夫子所刪定之六經若曰其書具在而提耳之言今不可得也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鄭注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
乃三思疏謂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
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
常寡過咎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
之斯亦可矣
按此節舊注以爲美文子朱注以爲譏文子
夫人發慮出謀貴乎有斷故由也果夫子許
其爲從政之才三思本無益也何美之有
足恭
孔注曰足恭便僻貌疏謂足如字便習盤辟

其足以爲恭也

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

恭取媚於人也

按禮之言足容者不一立毋跛坐毋箕周還

中規折還中矩圈豚行端行弁行何者不與

恭期而聖人乃以足恭爲病乎足成之說亦

支朱注曰足過也何等亘捷

少者懷之

孔注曰懷歸也疏謂少者歸己施之以恩也

按懷念也書文王懷保小民卽此懷字

與之粟九百

孔注曰九百斗耳

經文不言何器孔曰九百斗想當然之辭耳

按原思爲宰不過足以代耕而已九百斗正

與百畝之產相當孔說是矣

犂牛之子

注言父雖不善不害其子之美疏云仲弓父

賤人而行不善朱子集注因之

按仲弓之父其名不見於經傳何以知其賤

而行惡可謂無稽之談考王充論衡自紀篇

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身
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明明以伯牛爲仲弓之
父漢人學有師傳必非無本夫子以犁牛喻
之或傷其有惡疾耳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孔注曰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
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
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疏謂此章
言世尚口才也鮀有口才時世貴之宋朝善
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

責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按此節當有感於衛事言之謂佞雖非賢者所尚然用之尚足以濟一時之變今幷此無之而徒令艾豭之醜兆亂宮闈彼靈公者方以尸居餘氣姑息容姦雖欲求免不可得矣舊說皆支離無據不可爲訓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蔡

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按此二說疏亦引之然玩天字意究以誓言爲是左氏所載誓辭甚多皆有所字與此可證如注所言則夫子當時卽不見南子未必遽有殺身之禍何得以文王羑里擬之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鄭注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與出則事公卿一章何有於我句參看自是不敢自居之意蓋聖人謙而又謙之辭鄭說支

自行束脩以上

疏云束脩禮之薄者朱注同

按束脩卽𡚁修之謂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

行束修訖無毀玷鄭均傳束修安貧此類甚

多所云未嘗無誨者正聖人與其潔也之意

若以贄爲言豈有夫子設科而及此者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王注曰此齊疏謂斯此也謂此齊也言我不

意度作韶樂乃至於此齊也

按斯字自指樂之盡善盡美而言若謂韶樂

至齊則自敬仲奔齊抱其故器而來事屬尋
常聖人豈得之意外而有不圖之歎且魯備
六代之樂吳札請觀猶及見象箾韶舞聖人
從襄擊諸人游正樂而雅頌得所豈獨於韶
未之前聞乃在齊而爲此驚歎之語乎朱注
謂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其義
長矣

五十以學易

孔注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
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

過
按假數年而五十則聖人爲此語正四十不
惑之年彼蘧伯玉欲寡其過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可見聖賢心心相印之妙就將征
邁大率不甚相懸也
詩書執禮
陸文裕說執禮爲藝禮
按許氏說文注我藝黍稷作我執黍稷則藝
執二字古本通用
謂之吳孟子

疏曰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
朱子集注曰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
子姓者然
按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是魯
國之史但稱爲孟子矣繫之以吳或出於當
日舉國之微辭故邢氏以爲魯人常言最是
苦心說經處如朱注所云則吳孟子之稱若
出自昭公者既諱姬爲子而復繫子於吳當
不若是之愚矣
三以天下讓

疏曰鄭康成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按朱注云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夫左傳所云泰伯不從者謂太王歿時太伯不侍於側豈曰翦商乎哉

三年學不至於穀

孔注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易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按古文簡易通用者甚多以至作志文義甚順若三年學而不善方且惡其不才何不易得之云

有婦人焉

馬注曰謂文母疏謂文母文王之后太姒也從夫之謚武王之母謂之文母

朱子集注引劉氏之說以爲子無臣母之義婦人蓋指邑姜於義較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何晏集解曰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皇侃疏曰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與之也

朱注引程子之言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按舊注以利爲利萬物之利夫利及羣生正聖賢民胞物與之意何爲罕言哉若如程子之說則又不然論語一書言仁者四十五言

命者六何謂罕言哉竊謂與字當以皇侃許與之說爲是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自夫人放於利而行而命有所不信仁有所不知聖人對病發藥先祛其貪利之心而惟命是與惟仁是與斯天理渾然而成敗得失之私見不存於胷中矣利字從程子之說與字從皇侃之解則其義自相爲表裏發明矣

太宰

孔注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按檀弓載吳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則陳亦有太宰而考史記則吳侵陳正孔子在陳之時或者孔子在陳識防風之骨辨肅慎之矢測桓僖之灾故太宰驚其多能也歟闕百詩四書釋地亦如此言之

河不出圖

孔注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圖出並不指何王何代朱子以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其實河圖不止伏羲時出也堯舜禹時疊出成王周公時又出總之爲盛世之應而已

雖少必作

疏謂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

朱子集注少當作坐按少謂年少之人如字讀不必作坐

唐棣之華

孔注曰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

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

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按此連上可與共學爲一章其說甚支不如

析作二章爲是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注曰今之被也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朱

子集注宗之愚謂此自記寢衣與齊無涉所

謂長一身有半者其長於人有一身之半若

今小襖之類至今北方人皆著衣而寢其制

如此此與褻裘正以類相從非錯簡也舊注皆謂長有一身而加半藉曰覆足則八尺之身得九尺之衣已足矣必加一身之半至一丈二尺何所取乎且褻裘之袂尚從其短以便作事而寢衣如此之長頗不利於起居似非聖人之意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孔注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按注謂三物明明疏食菜羹與瓜矣且禮玉藻曰瓜祭上環則瓜並非不可祭之物陸氏

改瓜爲必不知所取何義

東首

包注言夫子疾處南牖之下疏謂病者常居北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

朱子集注曰東首以受生氣也

按朱注非是夫人生在世何時不當受生氣而必待疾乎必待君視之時乎疏謂暫遷南牖亦非將欲令君南面而視東首亦可西首亦可何所擇而必東首也蓋古人卧常在南

牖下而室中以東向爲尊君至視疾必東向
坐病者必東首始與君相對西首則相背矣
觀伯牛寢疾夫子自牖執其手此即人皆卧
南牖下之證今之京師人家尚然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孔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
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
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
當作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按子路共之者向雉以求時哉之義而雉不
覺驚而作此正色斯舉之證也舊注不可從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孔注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疏謂此章
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
皇侃疏曰先輩謂五帝以上後輩謂三王以
還非是夫子論爲邦之道行夏之時乘殷之
輅服周之冕兼用三代之制豈有舍三王禮
樂而遠從五帝之理必不然矣蓋周末文勝
夫子自少而壯壯而老所見先後輩已風尚

之不同如此以明世風升降亦不當耑指弟子言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注曰言弟子從我而曾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按春秋之國權在世卿士之所爲仕進者不過邑宰家臣之屬耳如仲弓冉求季路皆爲季氏宰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宰我爲臨淄大夫此而爲不仕進誰爲仕進者當以朱注爲是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孔注曰空猶虛中也王弼曰命爵命也江熙

亦曰賜不榮濁世之祿

按不受命應作不仕解不當依注作貶辭

鯉也死

孔注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

疏曰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

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二伯魚年五十先孔子

死則鯉也死時孔子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

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爲大夫未知有何所據

也又曰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云

又似伯魚先死者

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爲詳

也或以爲假設之辭

按經文明明伯魚先顏淵而死王肅以爲假

設之辭豈有此理大率年歲數目有錯誤處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注曰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

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按此說善人太高朱注說善人太低愚謂善

人有入道之姿然可成可敗非學無以成其功苟不踐古人之迹亦不能入古人之室也如此解豈不直捷

浴乎沂風乎舞雩

韓愈筆解作沿乎沂仲長統樂志論引此作諷乎舞雩之下

按周正暮春乃建寅之月魯地沍寒此時非可風浴之時況曾點雖狂士終屬聖門之賢何至童冠雜沓白晝裸裎而浴於川如劉伶阮籍之徒放浪形骸之外者則可曾是聖人

之門而有是哉朱子有見於此乃訓浴爲盥濯然楚辭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則浴字自指澡身而言不得借言盥濯也浴字斷乎爲沿字之訛孔安國書傳云順流而下曰沿舂水方生汎舟溯洄亦游人之常風字作諷字解古人亦通用

吾與點也

周注曰善點獨知時朱子亦謂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愚謂此與字當作偕字解不當作許字解所

謂與點者亦乘桴浮海從我其由之意蓋以
三子之志雖皆自命不凡而明王不作天下
莫能宗予其志亦終託之空言惟暮春童冠
之樂現在境地可與之同喟然一歎無限身
世之感若謂夫子許點則夫子所問酬知之
具而所許在無心於世之人忽熱忽冷毫無
定見豈聖人裁成後學之意哉恐舊注未得
其旨姑存鄙見以質後人。孔門人物以中
行爲第一等狂者爲第二等狷者第三等曾
點在聖門是第二等人物朱子說到上下同

流亦太過

足兵

顧氏日知錄謂古之言兵皆指器言無有指人言者

按古云兵者凶器顧說是也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鄭注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按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當作一句讀謂夫子所言君子之道矯枉過正爲可惜耳

若以子成有君子之意卽非失言失言卽非

君子之意朱注自相矛盾矣

子路無宿諾

孔注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

不豫諾

按不宿肉不宿怨皆是不留之意無作豫字

解者當從朱注爲是

不可以作巫醫

鄭注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

按以字義當從朱注爲是禮云醫不三世不

服其藥楚辭云九折肱知爲良醫所謂巧者

不過習者之門烏可以無恒也

桓公九合諸侯

疏曰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

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

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

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

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九年

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

按桓公十一會諸侯而云九者舉其地言之

北杏也鄄也幽也檉也貫也陽穀也首止也
甯母也葵丘也其地凡九與九合之數正符
若云不取北杏陽穀於義殊支
吾力猶能肆之市朝
鄭注曰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或疑古者刑
人於市固矣朝非刑人之所按市朝卽市也
謂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也史記孟
嘗傳有暮過市朝之文可證
作者七人矣
包注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

封人楚狂接輿

鄭注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篠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或曰禮云作者之爲聖七人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伊川語錄云伏羲神農黃帝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按諸說不同皆無確據正不必指其人以實之耳

子路宿於石門

疏謂石門地名朱子宗之然考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則此石門爲魯城門而非齊鄭相會之石門矣不當以地名言

君子固窮

孔注曰君子固亦有窮時

按程子曰君子固守其窮正與濫字對針義較長

史魚

朱子集注史官名

按衛有史狗史鰌見左氏襄公三十九年傳杜注以爲史朝之子則史爲氏非官名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

包注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疏謂此舉喻之喻己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按包注專主闕文而言朱注引楊氏之言則以史闕文馬借人爲兩事愚謂夫子但論有馬借人一事耳昔夫子脫驂舊館人子貢疑

爲已重而俶之無憾子路且以表平生之志則此風之罕覯也久矣故夫子發此歎所謂史之闕文即載此事也

陳鵠者舊續聞載劉元城之言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甚難事而史且載此聖人在衰周猶及見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意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歎曰今亡矣夫蓋歎此句之不存也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班孟堅引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按班氏就史論史故約舉之

辭達而已矣

此當指聘問之辭士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

朱子集注遠人謂顓臾按此遠人當泛說不可指顓臾夫顓臾所謂固而近於費者安得

謂之遠人且下文而謀動干戈於邦内正謂

顓臾所謂邦域之中者也旣在邦内而又謂

之遠人此何說乎徐渭以淮夷徐戎當之亦

穿鑿

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

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此兩不可皆陽貨自爲問答之辭故下文特

標孔子曰以别之正見記者臨文謹嚴之處

古人行文往往如是閻百詩引史記留侯借

箸而籌一段爲證正是吻合乃疏以兩不可

爲孔子遜辭則諸字上又何必特加孔子二字乎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注曰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按匏瓜苦而不可食故人不食之言人之爲世用如瓜之爲人食吾非不可用之人則非與不可食之匏瓜相等矣奈何繫此以終古乎若言匏瓜不能飲食則何待言哉或謂匏瓜以星言亦非

鄉原德之賊也

周氏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

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其說亦支

朱子集注曰鄉原鄉人之愿者其說較爲直捷且與孟子非無可非刺無可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之說亦吻合也

齊人歸女樂

此與歸孔子豚注疏皆訓爲遺朱注則云歸

如字或作饋按歸者入而不返之辭於義未確當通作饋爲是

楚狂接輿

孔注曰接輿楚人疏曰姓陸名通字接輿也

朱注引孔說

按邢疏乃本皇甫謐高士傳不足爲據卽莊子有接輿之名亦屬寓言蓋楚狂者楚之狂人不識姓名接輿者接孔子之輿而且歌且過正與下文孔子下兩相照應諸注附會不可信

虞仲

考史記吳世家曰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又曰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按此則虞仲爲仲雍曾孫生在殷周革命之際故列於伯夷叔齊之後而所謂隱居

放言者當在周章巳立仲未封國之時其後立國晉號之閒爲虞始祖其子孫至春秋時爲晉獻公所滅鑿鑿可據朱注乃曰卽仲雍失之遠矣

擊磬襄

孔注邢疏但言陽襄皆名朱注則謂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

按史記孔子在衛學鼓琴師襄子當别自一人此襄爲魯國擊磬之官其在未入海前自有職守何爲在衛而授孔子以琴哉此說蓋

本家語不足信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注曰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疏謂天之祿籍所以長終女身

朱子集注曰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絶矣與此逈異按永者長久之謂祿旣絶矣又何永之云乎然如包氏之說以困窮爲窮極四海於義亦未圓當唐虞之時九州幅幀不踰萬里安得云窮極四海且以困字作極字

解終非確詁也愚謂上句義應從朱注而下句應從包注蓋帝王視民如傷雖在治安無日不當以困窮爲念故堯之命舜言天命巳在爾躬爾能常以四海困窮爲念則天命可以長保矣